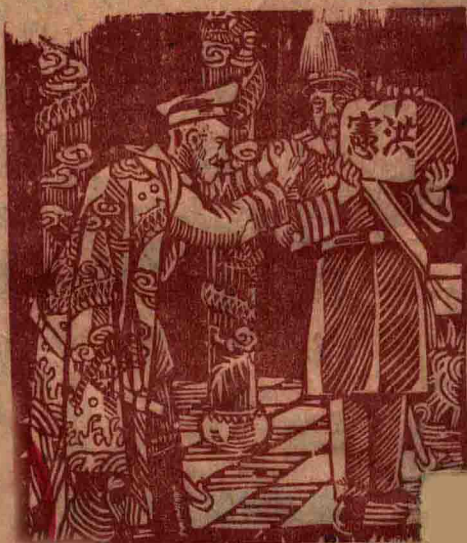


袁世凱再版

時論集之十七



遼東建國書社出版

時論選集之十七

袁世凱再版

遼東建國書社出版

1946・7・1・

目 錄

袁世凱再版.....	范文瀾
蔣介石應當愛國.....	陳伯達
請重慶看羅馬.....	解放日報社論
法西斯主義就是禍國叛國亡國的主義.....	解放日報社論
國民黨真願爲秦檜耶？.....	解放日報社論
國民黨與民族主義.....	解放日報社論
根絕國內的法西斯宣傳.....	解放日報社論

袁世凱再版

范文瀾

所謂中國「固有文化」的嫡系繼承者國民黨反動派，從固有文化的黑暗方面看來，確是集大成的至聖。這位至聖及其復聖、亞聖等等徒兒們，於古代大捧其專制魔王秦始皇帝，於近代大捧其超等漢奸曾「文正公」，試詳譜其聖系：始祖姓嬴諱政，號始皇帝，一說，姓武諱嬴的那位則天皇帝，姓魏諱忠賢的那位司禮監秉筆太監，姓秦諱檜，字會之，諡忠獻，改諡繆醒的那位太崑公，都有些血統關係；高祖姓曾諱國藩，號滌生，賜諡文正，曾祖姓李諱鴻章字少荃，賜諡文忠，顯祖姓袁諱世凱，字慰亭，號洪憲皇帝，顯考姓段諱祺瑞，字芝泉，號中華民國執政，伯叔輩有姓吳諱佩孚的，字子玉，號孚威上將軍，這些公聖們有三種共同的聖德：第一，澈底剷除異己的學術思想；第二，對內兇比虎狼；第三，對外柔如羔羊（始祖嬴政還沒有這一德）。所有上述聖德，都被這位當今至聖繼承並發揚了，他還認了兩位外國聖親，一位姓墨索里尼諱貝尼多，一位姓希特勒諱巴托夫，二位各有秘法傳授，獲益甚大，真是學貫古今，術通中外，嗚呼聖哉！自有民以來，未有如國民黨者也。

我們的這位至聖學習孔子的「述而不作」、「聖之時」，大有心得，隨時勢之需要，翻印先聖們的傑作，無不適合時宜，若夫中西合璧的特務政治，固已脛聞於九天，人間歎觀止，集古今中外大成之傑作也，予致子何敢再讀一辭。至於一九二七年之背信棄義屠殺共產黨，則翻印民二袁世凱通緝孫中山、解散國民黨之傑作也；十年內戰，赤地千里，殺人如麻，

則翻印曾國藩剿滅太平天國之傑作也；對日寇拱讓東北四省，簽訂淞滬協定、何梅協定、塘沽協定，則翻印李鴻章馬關條件割棄台灣遼東半島之傑作也；糾合一羣匪徒，仇視進步人民和地區，高呼一個領袖，一個黨，一個主義，天天剿共、滅共、限共、溶共，則翻印袁、段、吳討伐孫中山革命勢力之傑作也。其他翻印本亦均是滿目琳琅，美不勝收，這裡恕不一一羅列。

近來又翻印一本「民四袁世凱」，因是最新出版的大傑作，不可不加以比較，介紹於讀者。

原本：袁世凱想做皇帝，決心消滅以孫中山爲首的進步黨派和人士。

翻印本：蔣介石想做買辦封建的法西斯主義的獨裁者，決心消滅中國共產黨及其他贊成民主的黨派和人士。

原本：袁世凱改造臨時約法，準備做皇帝。

翻印本：蔣介石準備御用國民大會，偽造憲法，準備做希特勒式、袁世凱式的大總統。

原本：袁世凱說「共和不適於國情」。

翻印本：蔣介石論「馬列主義不適於國情」。徒兒們說「馬列主義已經破產」。

原本：袁世凱大權在握，滿清遺老宋育仁看得眼紅，要求宣統復辟、袁下令驅逐，但自己却與清室保持親善關係。

翻印本：蔣介石大權在握，副總裁汪精衛看得眼紅，投奔日寇，組織南京偽政府，蔣表示咎責，但自己却並不打斷而且暗中歡迎日寇屢次伸來的和平「誘降」觸角。

原本：袁世凱請美國人發表一篇「共和與君主」的論文。

翻印本：蔣介石請日本奴才陶希聖校閱「中國之命運」。

原本：袁世凱派賣國特使周自齊坐輪船往日本，被日本擋駕。

翻印本：日特派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吳開先坐飛機來重慶，受要人們歡迎（這是青出於藍的）。

原本：袁世凱承認二十一條。

翻印本：蔣介石部下抗日軍有五十八個將領投敵，另有幾個軍竟奉命與日敵訂立共同反共協定（這又是跨灶之英物）。

原本：楊度等六君子組織「帝安會」，梁士詒組織「請願聯合會」，偽造民意，一致主張君主立憲。

翻印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及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賡使所謂全國各文化團體，偽造民意，一致狂吠「解散共產黨」「取消邊區」。另息：林森已死，蔣介石想做大總統，準備於不久召開的國民黨十一中全會或國民參政會上提議召開所謂「國民大會」，以便頒佈所謂「憲法」，實行進一步的強奸民意，唯我獨尊，剿滅異己，稱王稱霸。

原本：農制巨妖朱啓鈴密電各省文武長官：「可用國民代表名義，委託代行立法院爲總代表，恭呈國民推戴書。推戴書內必需敘入：『今日謹以國民公意恭戴今大總統袁世凱爲中華帝國皇帝，並以國家最上完全主權奉之於皇帝，承大建極，爲之萬世。』」此四十五字，

萬勿更改」。情之，推戴書千篇一律，笑掉人們的牙齒。

翻印本：國民黨反動派奉旨共吠「第三國際適應世界潮流，自動宣佈解散，中共亦應外審時勢，內察國情，即日解散組織，交出軍權政權」，百口同聲，可醜已極，如果所謂憲法與大總統問題一來，那末朱啟鈐的妙文，可以完全用得着了（大概會稍改幾個字）。

原本：袁世凱善於用兩面手段，一面積極進行帝制，一面怕外國人喧傳祕密，宣稱「余若爲皇帝，是自禍其子孫，而無益於國家，人雖至愚，亦不至此」。

翻印本：蔣介石善於用兩面手段，一面派大兵包圍邊區，企圖閃擊，一面怕同盟國指摘內戰錯誤，來一套「重慶權威方面聲明稱：『中國政府確實並無強迫解散共產黨之意。』（路透社倫敦八月十二日電）再過幾個月後，又可能看見這樣的兩面手法，一面強奸民意，製造出完全反共反人民的所謂憲法大總統，一面又怕外國人罵中國封建與獨裁，來一套「重慶權威方面聲明：『中國之憲法與大總統確實有很多民主，貨真價實，外國人不曉中國，都是中共收買史諾與史沫特萊製造謠言的結果』」云云。

翻印本已印的，的確印得不壞，有幾處竟勝原本十倍！待印的，可以斷言，更會花樣翻新，裝璜美麗，不過袁世凱最後的那一章，最好不要翻印，因爲那一章的代價太貴了，不知要支付幾千百萬人的生命，連翻印者本人生命在內。還是改變營業方針，重印革命的三民主義吧！（新華社延安二十三電）

蔣介石應當愛國

陳伯達

什麼人都明白蔣介石的所以能夠進行反人民的內戰，繼續法西斯獨裁，完全是由於靠着美國帝國主義份子的接濟。爲着獲得美國接濟以達到他這種反人民內戰與法西斯獨裁統治的目的，蔣介石就不惜喪權辱國的拍賣主權。

第一、支出中國的領土權，讓美國軍隊駐在中國，給美國以陸軍基地。

第二、支出中國的領空權，讓美國飛機自由「巡邏」全中國，給美國以空軍基地。

第三、支出中國的領海權，讓美國海軍自由遊弋中國的領海，自由駐防中國的海港，給美國以海軍基地。

第四、支出中國的政權，堅持把中國內政問題的最後決定權（以後國民黨又改稱爲仲裁權公斷權等等但內容一樣）交給美國。

第五、支出中國的軍權，以軍隊美國化，代替「軍隊國家化」，放在美國軍事顧問團的支配之下。

第六、與美國合作訓練特務，讓美國帝國主義份子更便利控制中國的內政。

第七、放棄保護關稅，使民族的自由工業破產。

第八、制定便利外貨操縱的公司法，讓外國財閥及其中國走狗自由在中國境內壟斷中國的經濟。

第九、支出中國的航行權，讓外國摧毀本國的航業。

第十、支出中國的漁權，接受麥克阿瑟的決定，讓日本在中國沿海捕魚。

當然，這裡所列舉的不過是一些大的項目。我們現在還不清楚美蔣密約的全部內容，可是只就這些衆所共知的大項目，也看出蔣介石所支出的國家主權乃是從陸上到海上，從天上到地下，從政治到經濟，從現在到將來，這是對於中國主權的空前大拍賣。日本廿一條的第五號乃是要求掌握中國的政治、財政、軍警的大權，直接把中國變成日本的殖民地，那時袁世凱還有所顧忌；現在試和蔣介石所實際支出的東西比一比，我們可以看到有些原來是袁世凱所還不敢答應給日本帝國主義的東西，而且是從來日寇所求之不得的東西，蔣介石已慷慨的奉送給美國帝國主義者。

中國人民在八年流血抗日戰爭中所贏得的「四強之一」的榮譽，現在已被蔣介石斷送得精光。蔣介石不惜把中國降爲美國的「菲律賓」，把中國降爲美國的「拉丁美洲」，把中國劃爲美國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勢力範圍的地圖之內，也就是不惜把中國變成美國的保護國，變成美國的殖民地，在蔣記的中國之下，一切的一切都將變成「美國的裝備」，連「中國」是否還是成爲地理上的名詞都將成爲問號了。

蔣介石本來是中國人，他是應當愛國的，可是他把仇恨集中在中國人民身上，集中在中國民主主義身上，他要和人民作戰，他就顧不得什麼國家民族了。十八年來蔣介石這個寡頭獨裁統治，造成了中國民族長期無數的最可恥、最可悲的空前災難。在人民心目中，這個獨裁統治早已破產無餘了，早已極端的孤立了。但他是要堅持他這個寡頭獨裁制度的，因此，

人民的民主覺悟越高，他就越要向外國主人求救，「甯贈友邦，勿予家奴」，這是中國大買辦，大地主的傳統政策。蔣介石是這個政策的最大繼承者。「九一八」事變之後，蔣介石執行了這個政策，斷送了東北，簽訂了淞滬協定，塘沽協定和何梅協定，而在抗戰初期，他仍然宣佈他所要求的乃是恢復蘆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現在當中國人民憑藉自己的血汗把日寇打敗之後，當全中國人民繼續挺身起來要求掌握自己國家命運的面前，蔣介石就又撒頭澈尾地發揚了這個政策。

蔣介石的本領，蔣介石的驕傲，就是在於他能夠以「中國人」和國民黨政府主席的資格，不惜支出全中國的主權，去交換得美國陸海空軍在中國領土支持他反人民的內戰和寡頭獨裁制度。

蔣介石的支出主權與他的「接受主權」對手完全不同，但二者又是一致的東西。他支出的主權的對手是外國主子，他「接受主權」的對手却是本國人民。他從人民手中接受中國主權，又向他的外國主子支出主權；他向他的外國主子支出主權，又是爲着向人民接受主權。

歷史的事實很明白，凡是反人民反民主的人，凡獨夫民賊，必定變成漢奸賣國賊。（缺二十餘字）不管他採取這樣那樣較掩蔽的形式，但是當要必須用更殘酷猛烈的手段來反對人民的時候，他就會什麼都做得出來。袁世凱是這樣，汪精衛是這樣，蔣介石又是這樣。不管他們的主子怎樣形式上不同，但歷史的規律終究是一個。

毫無疑問的，中國民族正面臨着一個極大的新危機。如果蔣介石的拍賣竟得以貫徹下去，那麼中國就將繼續當外國的奴隸，就將沒有獨立，沒有和平，沒有民主，更不會有什麼富

強，這是一定的，這是極嚴重的鬥爭。中國人民必須有極高度的警覺，以避免這新的奴隸的命運。中國人民必須再接再勵起來要求蔣介石不要賣國，要求蔣介石愛國，要求蔣介石認清人民的力量，終止賣國的一切罪惡行為，公佈美蔣之間的密約，結束內戰與獨裁。必須和道，凡事與人民為敵，而出賣祖國的人，不管他一時如何「驕傲」，最後都必無例外地要自己倒塌下去，如果不信，請看袁世凱與汪精衛的前車。

（新華社延安十日電）

請重慶看羅馬

——解放日報社論——

七月二十五日義大利的事變，對於義大利和全世界都是一個歷史的事變，對於中國國民黨也是一個歷史的事變，按國民黨的世界觀，本來「二十世紀」的世界各國都得學墨索里尼的樣——不管國家存在着多少不同的階級，都只允許「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但是義大利還沒有來得及投降，「一個領袖」就「辭職」而不知所終了，「一個主義」就由唯一合法變為唯一非法了，「一個黨」就被解散，被憤恨的人民所搗毀，甚至還在被解散的前兩天，其地位就被要求自由的人民，被共產黨、社會黨、基督教民主黨、自由建設黨、民族黨、行動黨等等「異黨」所代替了。這些「異黨」並沒有絲毫「軍權政權」，而墨索里尼的「硬幹快幹實幹」義大利人民的「服從領導」與「力行哲學」，反自由主義、反共產主義的「全民政治」「全民經濟」，個人絕對服從所謂國家，階級絕對服從所謂民族，成年的有加入法西斯黨之義務，青年的有加入法西斯青年團之義務，沒有了法西斯蒂就沒有了義大利的宣傳之深入人心，與夫「處理異黨」的特務政策之二十一年如一日的野蠻慘酷，又在在被其中國的徒子徒孫所奉為典範，稱道不置。但是義大利竟沒有復興或復活，直到推翻了法西斯以後人們才高呼義大利復活了，義大利的天平也沒有定於一，却是亂於一，而且幾乎亡於一了，「一個黨、一個領袖」被證明為一個夢、一個笑話、一個罪惡。國民黨，法西斯主義的中國追隨者，看了這場驚心動魄的悲劇，應該何等深思猛省！全中國的人民，又在何等熱

望着國民黨的深思症省！

但是直到七月二十五日還在高呼墨索里尼偉大的國民黨宣傳機關，接到這天晚上的歐洲電訊，忽然不做聲了，簡直就像世界上根本不會有過義大利這隻皮靴，墨索里尼這個胖子，法西斯「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塔台這條新聞一樣，遲遲復遲遲，中央社自己也覺得難為情了，才出來代表官方講了幾句話，而且還惡毒地把共產國際的解散牽在一起。各國共產黨的國際聯合的解散，理論上和實際上都沒有影響任何一個國家的共產黨的存在，但是義大利法西斯黨（世界上歷史最早最久的法西斯黨）的解散，理論上和實際上却都影響了一切國家的法西斯黨的存在。國民黨顯然也是受了嚴重的影響，因此，不管中央社在它的論文裡夾了那樣一條陰謀的尾巴，不管它還講了一堆胡話，說甚麼「法西斯的人民」，「法西斯主義者愛自己的國家，這是合理的」等等，想把推翻法西斯的愛國人民、誣蔑為不是人民、不是愛國者，不管這些，它總算還是表現了一個可歡迎的進步，這個進步就是：他居然鼓了勇氣，變了腔調，打破國民黨宣傳十六年來的紀錄，第一次說出了一個最簡單的真理：「法西斯主義……以其獨裁領袖優秀於其全國的人民，並以他們的民族優秀於世界各國……法西斯黨徒可以在國內無法無天……法西斯的頭子不將其國民當人……所以實在是一種非人的學說。很多年來，法西斯主義的勢燄熏天，世人頗有為其迷惑者，今天法西斯主義的創造者倒了……對於世道人心，也是極有裨益的……那磨拳擦掌的黑衫盜魁，如今不知下落，可見歷史先生是嚴明的；而由此推論，納粹和日寇的末日，也都不遠了。一切不合理的都不能逃避歷史的判斷。」

說得妙！完全正確！只是可惜逾了一步，邁了兩步。中央社完全沒有自我批評，它對於法西斯的批評完全不曾聯系自己的實際，所以就成為了完全教條主義形式主義或完全不正確的東西，中央社的批評，也和蔣介石先生在「中國之命運」裡所謂足見在我們中國，不講民族主義，而講納粹法西斯主義或世界主義（這個尾巴又夾得完全無的放矢），便有亡國滅種之憂」一樣，漂亮的詞句又是爲着掩蓋骯髒的事實，掩蓋自己正是法西斯主義的宣傳家和實行家的這個事實。但是「歷史先生是最嚴明的」，「一切不合理的都不能逃避歷史的判斷」，這就是說，歷史的眼，無論甚麼會混賬的都混不過去。既然國民黨當局不願坦白地審查自己的行爲，以爲迷途知返之計，而且仍故作鎮靜，好像自己歷來就是反法西斯的先知先覺，那麼，我們就依中央社的話，請最嚴明的歷史先生出來判斷一番，你們說合理不合理呢？

我們不去遠說蔣介石先生所主演的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尤其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二日的政變，性質上已經是法西斯的政變；也不去說其後蔣介石先生和陳果夫陳立夫兄弟領導成立的CC，已經不是甚麼「忠實革命同志會」，而是進行特務工作，消滅異己勢力，造成蔣先生個人獨裁的法西斯反革命同志會；這些老賬我們姑且放在一邊。我們只問從一九三二年以後，在全中國鬧得明目張胆與「勢燄熏天」的法西斯運動，你們究竟作何解釋呢？既然墨索里尼、希特勒、日本軍閥乃是「強盜」，法西斯主義是「非人的學說」，足以使中國「亡國滅種」，你們爲甚麼又要拚命去歌頌他們；歌頌之不足，又要派大批的「忠實革命同志」，連蔣先生自己的公子在內，到他們那裡當學徒？學徒還不足，又要從他們那裡請來德國國防軍領袖塞克特，柏林警察總監布隆保，以及其他大批的顧問、教官、師傅，來親自傳授

呢？你們這不是甘心做「強盜」的嚙囉，嗜好「非人的學說」，唯恐中國不能「亡國滅種」，倒還是甚麼呢？爲了宣傳「盜魁」們「亡國滅種」的「非人學說」，你們開過多少訓練班，出過多少書報，毒害過多少青年，屠殺過多少不投降「盜魁」、不願「亡國滅種」、不信「非人學說」的同胞？這些人證物證俱在的賬，你們如何混過去呢？一九三二年三月成立的另一個法西斯組織復興社，自述它是「因爲如此內憂外患存亡危急之秋，如欲設法謀國家的統一，以收安內攻外的實效，則政治上獨裁的要求，乃較之任何國家更爲迫切，因此在領袖偉大的決心之下，於是有本團體的創立」，蔣介石先生在「中國之命運」裡，曾痛罵：「『專制』『獨裁』種種污辱與侮蔑，加於國家統一之大業，而企圖使之毀滅」的反動派，看吧，這個反動派究竟是誰呢？這個「政治上獨裁」的「偉大的決心」的、像皇帝一樣頭上留了空白的「領袖」，豈不就是你蔣介石先生自己麼？復興社因爲不滿意CC，就認爲國民黨已經「腐化散漫」，「破碎無餘」，「必須從新來一番革命，因此也就一定要個新興的『革命組織』，認爲「中國第一次革命，已經失敗了，現在的時期，比較第一次革命前的時期還要嚴重，自然須要再來一次比較第一次革命更偉大的掃蕩穢垢的鐵血革命——舊制度的破壞，新制度的建設——（這一段原文旁邊都加了密圈），也就是說，「借法西斯蒂之魂，還國民黨之屍」，「法西斯蒂與中國革命」一書說得更直接了當：「國民黨……在組織和行動方面，都到了不合理的地步。要校正這不合理的現象，對症良藥，更是擷取法西斯蒂的技術，表揚法西斯蒂的精神，灌輸充分的法西斯蒂的新血液！」而CC丁默村的「社會新聞」，則從正面立論：「只有國民黨才可以負起這偉大的歷史使命——法西斯蒂運動的使命！無論從國民黨的立場上或它的歷史

上，我們都找不出一點與法西斯蒂相衝突地方，恰恰相反，無論是三民主義或國民黨的歷史，到處充滿了法西斯蒂的精神。」C G和復興在行動上衝突當然更多，據復興社自稱，「我們團體成立後，在領袖領導下的其他的組織，因為嫉妒關係，也不惜與我們以摧殘，如像他們要想把持特務工作，而阻止我們特務工作的發展，他們要想包辦童子軍運動，而想趕走我做童子軍工作的同志！……」。但是衝突儘管衝突，他們不是都一致承認國民黨的法西斯化們，承認蔣介石先生是中國的墨索里尼麼？陳立夫、葉楚傖主編的「墨索里尼傳」說：「我們確需要一個與墨索里尼同樣的人物來領導一切。實際上我們中國的政治舞台上也早已出現像墨索里尼那樣的人物了。」這個所謂「像墨索里尼那樣的人物」，不是蔣介石先生又是誰呢？鄧文儀的「領袖言行」比較更進一步：「或曰領袖與墨索里尼、希特勒同為世界之三大人物，然希氏統治下的德國……自然易於統治，墨氏統治下的義大利，亦和德國相似，……我領袖更是富功偉烈，實非希墨二氏所可比擬者」。這就是說，蔣先生「不將其國民當人」的「豐功偉烈」，比希墨二氏還要厲害了。蔣先生如果不是法西斯主義者而是所謂三民主義的革命家，為甚麼你的最「正統」的信徒也要「污辱與侮蔑」你，硬要拿你和世界著名的反革命「盜魁」並列呢？這些賬也都是人證物證俱在，又如何混得過去呢？

你們或者說：中國國民黨的法西斯化，是抗戰以前的事了，法西斯運動的領導者C C團復興社，自一九三八年四月三十日蔣介石先生下令解散後就已經取消了，所以現在的國民黨，與法西斯主義已經「離異」了。但是這些鬼話，究竟有誰相信呢？誰不知道，蔣先生解散C C與復興的成績和去年的限價一樣，只是使C C復興的派別更加紛歧錯雜呢？誰不知道，國

民黨的「一黨專政、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法西斯宣傳，在抗戰以後比抗戰以前的規模更大了呢？誰不知道，在對德義宣戰以後，還把希特勒、墨索里尼與羅、邱、斯、蔣尊爲六大領袖的，正是國民黨中央的機關報中央周刊呢？誰不知道，今年三月蔣介石先生自著的「中國之命運」的出版，正是中國法西斯主義比抗戰以前更爲合法化的鐵證呢？究竟甚麼是法西斯主義？按照季米特洛夫的定義，這就是最反動的財政資本家的公開的恐怖的專政。今天的國民黨統治，不是最反動的財政資本家的公開的恐怖的專政又是甚麼呢？你們不承認季米特洛夫的定義，或者，找你們自己的定義看吧：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四日，康澤的別動隊有一位從義大利受訓回來的總隊附，曾大講其法西斯主義：「法西斯蒂……作爲口號的是如下幾個原則：一、我們只有國家，沒有其他。二、我們只有實行，沒有議論。三、我們只有義務，沒有權利。四、我們的精神是祖國，本分，紀律。……至於法西斯與主義的內容，分析言之，約有下列幾種特性：（一）極端的國家主義。（二）反對共產主義。（三）對於政治的主張，否定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主張個人對於國家之絕對的從屬，趨向於寡頭專制的政治，不承認自然的權利。（四）對於經濟的主張，否定社會主義，確認私有資本與私營主義。（五）對於文化的主張，偏向於復古的、排外的。（六）對於社會的主張，否認階級鬥爭，承認各階級合作，」這位總隊附確是把握了法西斯主義的要義，可見墨索里尼在中國確是有了他的別動隊。但是試問蔣著「中國之命運」與這裡所舉的法西斯主義的原則特性，又是那一條那一點不相符呢？如果「中國之命運」因爲作者的地位，對於專政獨裁還有些吞吞吐吐、裝腔作勢的話，那麼，中央週刊最近所特別推荐的中央政治學校教授薩孟武的一篇「古今中外立法制度的比